

## 清朝晚期第一世

## 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所患顽疾考

内玛才让<sup>1</sup>

## 摘要

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是清朝晚期藏族安多地区卓尼地方和卫拉特蒙古地区影响较大的著名历史人物。他于同治二年（1863）旧历八月从原籍卓尼抵达旧土尔扈特部东路郡王巴图察汗处，三年（1864）旧历十月抵达塔尔巴哈台。光绪十九年（1893）旧历六月从库尔喀喇乌苏八音沟承化寺返回原籍洮州新寺诵经，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故乡洮州新寺圆寂。他在北疆生活期间，为祖国统一、边疆稳定、捍卫国土、抵御外来入侵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朝廷屡次嘉奖。关于他在疆期间身患何病，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学界也尚乏关注。本文利用汉文、藏文、满文等文献记载，对其患病症状进行考察、梳理、比较，进而得出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多年所患顽疾为“青腿牙疳”。最后对棍噶扎勒参在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救济边疆各族百姓等方面的丰功伟绩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清代晚期；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汉藏满文文献；顽疾；青腿牙疳

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ཚོ་ཉན་ཏུ་ཐོག་ཐུ་ཐེང་དང་པོ་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འོད་གྱེལ་མདོ་ལ་སྐད་ནི་ལྷ་མ་དཀར་པོ་ཟེང་པ་ལྷན།），以下简称棍噶扎勒参。系清朝晚期甘肃省巩昌府洮州厅卓尼土司所辖车巴沟之人，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二十七年（1847）随师傅前往漠南蒙古地区，不久返回故乡。咸丰二年（1852）首次抵达北疆地区金山阿尔泰、乌梁海、和博克萨里、塔尔巴哈台等地蒙古土尔扈特、杜尔伯特、额鲁特、察哈尔等部。同治二年（1863）第二次前往北疆地区，并在同年旧历八月抵达旧土尔扈特部东路郡王巴图察汗处。同治三年（1864）旧历十月，从库尔喀喇乌苏起程抵达塔尔巴哈台。光绪十九年（1893）旧历六月，从库尔喀喇乌苏八音沟承化寺返回原籍洮州新寺（即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贡巴寺）诵经，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故乡洮州新寺圆寂。他在北疆生活期间，为祖国统一、边疆稳定、捍卫国土、抵御外来入侵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朝廷屡次嘉奖。有关棍噶扎勒参其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察罕

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在西藏和内地活动的足迹》[1]《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在卫拉特地区的遗事》[2]《棍噶扎勒参活佛传略》[3]《清朝政府诰封棍噶扎勒参的名号和颁给的印信考证》[4]《清廷册封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之考证》[5]《卫疆英雄——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6]《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廷对塔尔巴哈台蒙古难民的安置研究》[7]《晚清爱国高僧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研究》[8]《喇嘛噶若在新疆蒙古藏传佛教文化史上的贡献》[9]《关于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生平的几个问题》[10]等。以上提及的关于学界对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其人的先行研究，皆为涉及他的顽疾问题，对于棍噶扎勒参彼时身体状况与所患顽疾问题，学界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基于上述因素，笔者充分利用汉文、藏文、满文等历史文献，对其患病症状进行考察、梳理、比较，进

而得出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多年所患顽疾名为“青腿牙疳”。最后对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在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边疆稳定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略加探讨。

## 第 I 章 汉文文献内记载的顽疾症状

依据汉文文献记载：“转世喇嘛棍噶扎勒参率兵援塔，转战无前。其勇往之忱，实堪嘉尚。应如何优加奖励之处，著与此次在事出力人员一并查明，迅速具奏。候旨施恩，以示赏不踰时之意。”[11]引文内“转世喇嘛棍噶扎勒参”，即为第一世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这是棍噶扎勒参首次在汉文文献内的记述。

同治朝塔尔巴哈台城失守的 1 份汉文文献记载称：“图库尔既闻塔城失守之信，即应同棍噶扎勒参督率官兵，力图克复。乃竟带领厄鲁特等，移至科属[12]，乌梁海土尔扈特地方[13]，竟置塔城于不顾，尤为荒谬。棍噶扎勒参从前剿贼，颇能得力，业经有旨，赏给呼图克图名号。此次因病移营，遂至失利，尚属可原。”[14]通过上述引文可知，一方面棍噶扎勒参在塔城剿贼过程中失利，被迫与图库尔一同移营至科布多所属乌梁海土尔扈特地方。另一方面，自身患病也是他被迫移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文献内并未提及他究竟患何种病症。

另据汉文文献记载：“再，据棍噶扎勒参奏北路军情，并请调喇嘛帮同进剿，及自陈足疾举发各折。该呼图克图志切报效，深堪嘉尚。”[15]通过引文可知，棍噶扎勒参在纠结如何收复塔尔巴哈台等失陷城池，以及向朝廷上奏北路军情的同时，也倾诉了他的身体状况。或许因劳顿过度，使得多年的足部疾病复发。虽然文献内提及棍噶扎勒参所患疾病的部位，但仅笼统地称为足疾，依然未能反映出他所患顽疾具体为何种疾病。

## 第 II 章 藏文文献内记载的顽疾症状

棍噶扎勒参从库尔喀喇乌苏旧土尔扈特东路郡王巴图察罕游牧处起程，于同治三年(1864)十月抵达塔尔巴哈台。他不仅协助当地官兵，击退了贼匪的进犯，而且对塔尔巴哈台城内数

万百姓发放粮食衣物等进行救济。藏文文献记载：“然而，此后一段时间里情况逆转，瘟疫流行，地方上的人们都患起了疾病。”[16]“ཞེས་གསུངས་པ་ལྟར་སྐབས་མེ་རིན་པོ་མེས་སྐྱེ་བོ་སྤྱུག་བཟུལ་གྱིས་རབ་ཏུ་གདུངས་པ་རྣམས་ཀྱི་དོན་དུ། ལྷགས་འཚོར་གནང་བས་སྐྱ་གཟུགས་ཇི་དངོན་ལ་སོང་བས་ཚབ་བསགས་ཤིང་བསྐྱེན་གཞི་ལྷོ་བར་སོང་སྟེ། ཞབས་གུམ་པས། དག་ངན་རྣམས་ཀྱི་རྒྱུ་ཉ་དར་བར་ལུས།” 汉文译为：上师（笔者注：即棍噶扎勒参，文内所述‘上师’，皆为棍噶扎勒参）正如所说，这时，也因众生受苦难的猛烈折磨而心中苦楚，身体日渐瘦弱，泌尿不畅，病情日重，足部肿胀，恶敌气势愈加嚣张。”[17]通过上述引文可知，棍噶扎勒参一方面协同当地官兵剿贼，实属劳顿。又因塔尔巴哈台瘟疫流行，致使当地百姓被病痛折磨。因众生深受苦难折磨，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彼时棍噶扎勒参焦虑万分，身体日渐消瘦，排尿不畅，病情日益加重，最终导致足部肿胀。分析上述史料，棍噶扎勒参的足部肿胀症状貌似因百姓被病痛折磨，致使他心神劳顿所致。然而，史料内既未体现其足部肿胀属自身陈旧病复发，也未提及足部肿胀症状的发病根本原因和具体病种。

为了论述有关棍噶扎勒参的后续病案，此处需要指出的历史线索是，棍噶扎勒参自同治二年（1863）八月至光绪七年（1881）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一直生活在西域，在此期间从未返回过原籍卓尼。据汉文文献记载：“另片奏，棍噶扎勒参请酌予假期，等语。该呼图克图出关[18]带兵，历有年所，现拟请假回乡，情词恳至，即著给假三年，并准其驰驿行走。”[19]由此可知，棍噶扎勒参请假回乡，这里的“乡”，指故乡、原籍，即甘肃省巩昌府洮州厅卓尼土司所辖车巴沟地方，并非西藏。但依据藏文文献记载：“བཀའ་ལྷན་ལོ་བདུན་པ་དགུང་ལོ་ཞི་བདུན་པ་རྩུགས་སྐྱུལ་ལོའི་ཉོར་ལྷ་བཟུལ་གཉིས་པའི་ཚེས་བཅོ་ལྔའི་ཉིན་ལྷང་རྒྱ་ར་ཡུ་སྤྱན་རྫི་བུ་ལོའི་མཁར་ཅང་ཇུན་ལྷ་མོན་ནས་དབུས་ཕྱོགས་སུ་ཚིབས་བསྐྱར་མཛད་སྐབས།” 汉文译为：光绪七年（1881）旧历十二月十五日，上师从库尔喀喇乌苏的锡呼里城将军衙门[20]开始了策征骑前赴前藏[21]，朝圣巡礼之行。”[22]然而，令人质疑的是，棍噶扎勒参起程后并未首先返回原籍卓尼地方，而抵达兰州后，取道成都，沿川藏线去了昌都、拉萨等地，并于光绪九年（1883）旧历三月初二，抵



jeku gaiki seci, geli burakū emgeri jetere kunusun lakcafi, jaide aha gung'ajalts'an i bethede cin tui ya g'an sere nimeku bahafi, alime muterakū yargiyan i arga mohome enduringge ejen i aisin kurung i baru forome ton akū hengkišeme songgohoi. 汉文译为：奴才棍噶扎勒参亲抵查验，则与该总管布林吉尔格勒等所报无异。因奴才棍噶扎勒参与诸臣商议，欲打开仓库，拿出粮食拨给，暂时供给行粮，但帑库内无粮。因此，若说欲起程于哈萨克等地，兵丁竟无马畜可骑，无计可施，呈报参赞大臣[34]，陈明缘由。自参赞大臣处饬交称，终究得找到获取行粮的办法，等因。若说考虑从附近俄罗斯游牧欲购买行粮，然科布多处未送帑项银，且欲从土尔扈特游牧粮食，又不给。食粮欲已断绝之时，于奴才棍噶扎勒参足部患了“青腿牙疔”之疾，疼痛不已，真谓黔驴技穷，遂无数次面朝圣君宫阙叩头痛哭。”[35]通过上述满文档案可知，棍噶扎勒参多年所患顽疾的名称为“青腿牙疔”。

#### 第四章 棍噶扎勒参的顽疾与护国守边的丰功伟绩

棍噶扎勒参，藏族，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刀告乡石康村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故乡洮州新寺圆寂。关于棍噶扎勒参的法名，清代汉文文献内有诸多表述，即“固帑干扎拉参、棍噶扎勒参、棍噶札勒参、棍噶扎拉参、棍噶札拉参、察罕葛根、察罕格根、察汗葛根、察汗格根、察甘葛根、察甘格根、察罕曼殊释利、察罕呼图克图·至尊先巴图道布更噶加参、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棍噶札勒参呼图克图、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转世喇嘛 固帑干扎拉参、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棍噶札勒参呼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嘉穆巴图多普、呼图克图察汗格根坤噶扎拉布嘉、呼图克图棍楚札楞参、华盖、查哈 呼图、

恭噶札喇克逊扈图克图、贡嘎坚赞、贡嘎坚参、贡噶坚赞、贡噶坚参、袞噶坚赞、袞噶坚参、喇嘛噶绕活佛、喇嘛噶饶活佛、转世喇嘛、呼毕勒罕喇嘛棍噶札拉参。”[36]关于棍噶扎勒参第2次来疆的时间及身份问题。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呼图克图喇嘛棍噶扎勒参奏闻塔尔巴哈台城失陷情形折》载：“aha gung'ajalts'an niyakūrafi hengkileche i enduringge ejen i genggiyen de donjibume wesimbure jalin aha gung'ajalts'an oci tanggūt andu ba i jono i harangga amu lama behe. yooningga dasan i jai aniya jakūn biyade tesu harangga baci ili i harangga kur kala usu i turgūt giyūn wang batucagan i nukte de jifi. ilaci aniya de tarbagatai harangga ūlet aiman i lama kuren de jifi tehe bihe. 汉语意为，奴才跪拜仰祈圣鉴闻 奏。先前奴才棍噶扎勒参（gung'ajalts'an）为唐古特安多地区卓尼（tanggūt andu ba i jono）所属喇嘛。二年八月（1863），由本处至伊犁所属库尔喀喇乌苏 土尔扈特郡王巴图察汗之游牧地方。三年（1864）来到塔尔巴哈台所属额鲁特部喇嘛库热居住。”[37]当时，面对北疆官员的询问，棍噶扎勒参也自称：“我乃是卓尼官人的属民（笔者注：指时任卓尼地方第17任土司杨元），没有任何大喇嘛名号，也没有任何妙胜功德和神通，作为一个小小的讨吃乞丐来到这里，名字叫袞噶嘉勒赞（笔者注：即棍噶扎勒参），没有任何事务和要求。”[38]可见，棍噶扎勒参于同治三年（1863）八月来疆时，仅是1名普通的僧人，并未有“转世喇嘛”“察罕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喇嘛棍噶札拉参”等身份和称谓。

同治三年（1864）旧历十月，棍噶扎勒参抵达塔尔巴哈台城，正逢当地贼匪作乱，使得当地官府、官员、各族百姓等的财产与生命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保卫清廷的江山社稷、为了边疆各族群众摆脱贼匪作乱带来的痛苦。棍噶扎勒参作为1名出家人，毅然决定加入保家卫国、维护边疆稳定的行列，随即脱下僧服，

于“清同治五年，丙寅岁（1866），在（笔者注：塔尔巴哈台）西奈旺格寺的主尊佛像——被称为能说话的最神圣而具加持力，灵威显赫的弥勒佛像前，献上内、外、密三种如云供养品，虔诚礼拜，举行了奉还梵行的仪式。”[39]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还俗仪式”，由僧人身份变为普通人。

由于棍噶扎勒参在身患顽疾的情况下，率兵打仗，战功卓著，在巩固清廷统辖的边疆地方官府机构、维护边疆稳定、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载：“从伊犁将军明绪之处奏，令喇嘛我到伊犁之处两次派人带来公文之时，因一则塔尔巴哈台事务尚未完结，二则无所骑马、所随兵，迄今迟误。现在塔尔巴哈台城已经损毁。又，自去年十月以来，伊犁之处喜报皆无。如今我的脚病方才好转。自汝等之处宜火速派遣两千官兵、耐走远路健壮之良驷马一千匹，给予我等官兵。我等候自尔等处所派官兵、驷马到达，而我等自身奉圣主（笔者注：指清同治帝）之培育报答之恩，率领官兵探听伊犁等处消息，昼夜兼行。倘若失陷伊犁等地，就如同丢失圣主之疆域之外大地，若无嘴唇则牙齿也如不存在。遭到痛苦足以急忙救援而已。”[40]

后来，由于棍噶扎勒参在边疆守城出力，清廷赏“呼图克图”名号，由此奠定了今天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刀告乡贡巴寺察罕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系统的基础。兹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库尔奏因守城出力赏戴花翎及给棍噶扎勒参赏呼图克图名号谢恩折》载：“奴才图库尔、棍噶扎勒参、布尔合德跪奏，为恭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接准参赞大臣武隆额，奉上谕：委官伯勒克、委前锋校图里善，於四月二十六日从土尔扈特前来之，奴才恭读，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御旨，武隆额奏，因守城出力，著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库尔、伊犁领队大臣布尔合德赏戴花翎；给喇嘛棍噶扎勒参赏呼图克图名号。”[41]在顽疾复发，颠簸流离，身体日渐消瘦的

情况下，棍噶扎勒参毅然救济边疆各族灾民，担当民族团结的楷模，为各民族交往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兹据传记记载：“上师（笔者注：指棍噶扎勒参）正如所说，这时，也因众生受苦难的猛烈折磨而心中苦楚，身体日渐瘦弱，尿秘不畅，病情日重，足部肿胀。”[42]

然而，在病情加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固然救济边疆各族灾民。兹据传记载：“上师击溃了……等的进犯，对塔尔巴哈台城内的数万百姓发放粮食衣物等，就像打开了财神的千百座仓库的门，对灾民们妥善地进行救济；此外，还对于归属的近十万各族百姓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发放了无法数计的财物等，让他们安心满意地生活下去。”[43]棍噶扎勒参，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岁月，经历坎坷，作为1名清朝晚期普通的藏族僧人，千里迢迢从故乡来到北疆地区，由于战功卓著、奋勉效力，被同治帝赏“呼图克图”名号。在身体日渐消瘦、顽疾复发的情况下，誓死报效祖国，从而为祖国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救济各族灾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同时，也在努力地践行者宗教人士“爱国爱教，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他是我们今天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 总结

本文通过汉满藏文献，对棍噶扎勒参的病历进行了系统梳理、论证、分析，进而得出棍噶扎勒参多年所患的顽疾名称为“青腿牙疳”。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医学文献史料内记载该病的中医学临床表现与发病原因，结合棍噶扎勒参圆寂前的病历史料，总结出棍噶扎勒参所患“青腿牙疳”顽疾的临床表现和发病原因。并对棍噶扎勒参右肩胛骨部位长出的圆形黑点病理与其法体“中搭手”疾病有着密切关系进行分析。最后对棍噶扎勒参在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救济边疆各族百姓等方面的丰功伟绩进行了论述。

## 注释\*

<sup>1</sup> 内玛才让 (1977-), Nyima Tsering, 男, 藏族, 中国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人, 出生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 现为中国陕西榆林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 史学博士, 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学学会会员, 曾为中国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教师、中国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主要给大学生讲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西北民族史、中国藏族史、中国藏传佛教史、宗教学概论、民族学通论、中国藏传佛教艺术、大学英语、基础满语等课程。目前, 在中国陕西榆林学院政法学院主要给大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通晓中文、藏文、英文、满文、锡伯文, 以及基础日文、基础回鹘体蒙古文、基础托忒文等。

**主要研究方向:** 清史、藏学、蒙古学、满学、边疆史、中国民族古籍文献等。

**通信地址:** 中国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崇文路 51 号榆林学院政法学院

**邮政编码:** 719000

**电子邮箱:** [nnmmert@126.com](mailto:nnmmert@126.com)

## \*参考文献

- [1] 噶桑图丹嘉措著, 杨士宏译:《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在西藏和内地活动的足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年第 2 期, 第
- [2] 杨士宏:《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勒参在卫拉特地区的遗事》,《西北民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
- [3] 管守新:《棍噶扎拉参活佛传略》,《西域研究》2008 年第 2 期。
- [4] 杨士钰:《清朝政府诰封棍噶扎勒参的名号和颁给的印信考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2 期。
- [5] 赵桐华:《清廷册封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之考证》,《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 期。
- [6] 赵桐华:《卫疆英雄——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 [7] 李满喜:《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廷对塔尔巴哈台蒙古难民的安置研究》,《满族研究》2014 年第 4 期。
- [8] 雍赞:《晚晴爱国高僧察罕呼图克图棍噶扎拉参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9 年 3 月。
- [9] 内玛才让:《喇嘛噶若在新疆蒙古藏传佛教文化史上的贡献》,《各界·教育与科技》2009 年第 10 期。
- [10] 内玛才让:《关于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生平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 [11] 《清穆宗实录》卷 144, 同治四年六月壬寅。
- [12] 科属, 即科布多参赞大臣所属。科布多, 在今蒙古国西部, 雍正九年 (1731) 在布彦图河畔筑科布多城,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对此城进行扩建, 二十六年 (1761) 设参赞大臣, 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节制, 统辖阿尔泰山南北、厄鲁特蒙古诸部、阿尔泰山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诸部。
- [13] 乌梁海土尔扈特地方,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土尔扈特从俄罗斯伏尔加河东返伊犁。同年九月, 朝廷对东返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加恩封爵, 封舍楞为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里克图郡王。十月, 新土尔扈特郡王舍楞等恳请科布多、阿勒坦附近地方居住, 朝廷将舍楞加恩授为盟长, 沙喇扣肯授为副盟长, 与车凌乌巴什 (笔者注: 与嘉庆朝土尔扈特亲王车凌乌巴什同名) 一体轮住科布多。此处所指的“乌梁海土尔扈特地方”, 即为郡王舍楞承袭的东返“新土尔扈特部”。值得一提的是, 天聪二年 (1628), 四部卫拉特之一的土尔扈特部, 大部分迁徙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 一部分跟随和硕特部徙居青海, 尚有一部分留居故地。或许这里所提及的乌梁海土尔扈特地方内, 也有原先留守故地的土尔扈特人, 尚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 [14] 《清穆宗实录》卷 177, 同治五年五月甲戌。
- [15] 《清穆宗实录》卷 180, 同治五年七月辛酉。
- [16]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42 页。
- [17] 格桑列协著,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 马进武校订:《喇嘛噶布·强巴图道贡嘎坚赞传》(藏文),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293 页。
- [18] 出关: 此处关口即指嘉峪关, 也指玉门关,

- 但通常指玉门关。
- [19] 《清德宗实录》卷 104, 光绪五年十一月丁酉。
- [20] 笔者认为, 此处并非将军衙门, 应为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衙署。
- [21] 卫, 指前藏, 特指今拉萨。有学者将此处译为“卫藏”, 笔者认为欠妥, “卫藏”特指今中国西藏自治区, 而历史上“前藏”仅为今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一部分。
- [22] 格桑列协著,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 马进武校订:《喇嘛噶布·强巴图道贡嘎坚赞传》(藏文),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334 页。
- [23]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236 页。
- [24] 哈喇乌苏:此处应为喀喇乌苏 (kara usu), 即库尔喀喇乌苏 (kur kara usu)。
- [25] 郡王衙门, 指东路旧土尔扈特巴雅尔郡王府, 又称玛尼王府, 在今新疆乌苏市哈图布呼镇境内。
- [26] 夏尔苏木, 系蒙古语“黄庙”之意; 夏珠达尔吉林寺, 系藏传佛教寺院名称, 藏文写为“ཤེ་ལུ་ཤེ་ལུ་ཤེ་ལུ་ཤེ་ལུ་ཤེ་ལུ་”; 夏尔苏木和夏珠达尔吉林寺, 指同座寺庙的蒙藏语不同称谓, 遗址在今新疆乌苏市白杨沟镇境内; 20 世纪 80 年初, 对该寺进行重建, 寺址移至乌苏市塔布勒合特蒙古民族乡境内, 寺院蒙藏汉三语名称沿用清代称谓不变, 依次为夏尔苏木、夏珠达尔吉林、普庆寺。
- [27]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238 页。
- [28] 格桑列协著,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 马进武校订:《喇嘛噶布·强巴图道贡嘎坚赞传》(藏文),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560 页。
- [29] 洮州新寺, 即贡巴寺, 在今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刀告乡境内。
- [30] བསྐྱེད་པའི་རྩོད་བློན། 即“患病、生病”一词的敬语。
- [31] 格桑列协著,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 马进武校订:《喇嘛噶布·强巴图道贡嘎坚赞传》(藏文),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646 页。
- [32] 格桑列协著, 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整理, 马进武校订:《喇嘛噶布·强巴图道贡嘎坚赞传》(藏文),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652 页。
- [3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79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第 415 页。
- [34] 指时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德兴阿。
- [3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80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第 4-5 页。
- [36] 内玛才让著:《关于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生平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第 96-97 页。
- [3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80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第 1 页。
- [38]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39 页。
- [39]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35 页。
- [40]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79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第 415-416 页。
- [4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79 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第 434-435 页。
- [42]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42 页。
- [43] 噶桑勒协著, 吴钧译:《察罕呼图克图袞噶嘉勒赞传》,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第 42 页。